

· 話 劇 ·

人往高處走

興台村業餘劇團集體創作

樊鳳桐 李永之 李心斌 改編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· 四 場 話 劇 ·

人 往 高 處 走

興台村業餘劇團集體創作
樂鳳桐 李永之 李心斌 改編

遼 寧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第一場

時 間：一九五二年初春。

地 點：老孫頭家裏。

佈 景：正面土色牆壁的偏右是通外門，左面是玻璃窗，門窗之間有隔壁縱立，與正面壁形成丁字形，分成堂屋與裏屋。堂屋門上春聯猶新，門右有水缸、碗櫃，門左有鍋台、風匣等。地上放一張長方高桌，桌上放着碗碟，兩個小方凳擺在桌子兩邊。隔壁左側露出土炕的一角，炕上放着整潔的被褥及針綫匣，裏屋牆上有幾幅年畫。外屋牆上掛着小簾和篋籠等，從堂屋門可見土院牆及遠山、近樹和有着幾朵白雲的晴空。

幕 啓：婆正在收拾和洗刷吃晌飯剛用過的碗碟，孫自屋裏拿着一個滿盛黃米的小瓢上，見婆在場，急用大衣襟將瓢掩上。

孫：（支唔地）怎麼！天頭都晌午歪了，還沒把牲口送來？

（背着婆急向外下，婆有所感，急進屋。）

（後台挑水的水桶聲與倒水聲。孫聲：玉梅子！飲牲口那口水缸底子沒刷刷麼？梅聲：刷了。）

婆：（從裏屋拿米袋邊喊邊上）哎呀，這四升大黃米就剩這麼點啦！

（後台孫聲：「他媽，這些猴頭雞，淨扒拉牲口槽子。」打雞，雞叫聲。）

婆：氣不氣死人，這個老東西都偷去餵馬了。

（孫自外拿牲口籠頭上。）

孫：養這些猴頭雞該賣也不賣，該圈也不圈，一天到晚淨扒拉牲口槽子。

婆：是不是你又把大黃米偷去餵馬啦？就這麼點黃米捨不得吃，捨不得賣的，你可倒好！

孫：（強辯地）我知道你藏在哪個熊地方啦！丟了就賴我。

婆：反正抓不住你的手腕子，你算不能認賬。

孫：大紅馬這陣子正扎牙，餵不好是一輩子的事。

婆：你不是沒動嗎？母雞吃幾粒高粱你都不讓，馬吃金豆子你也不心疼！去年冬才買的馬，這才幾天，高粱囤子就下去了半截子。

孫：你別窮叨咕啦！天生不存財的架！咱買那匹馬是容易的呀！那是一家老小，起五更爬半夜掙來的命根子，吃點黃米你又心疼啦，你沒聽刁六說：牲口扎牙，吃黃米像小孩吃奶一樣。

婆：這回生產合作社一成立，牲口都合在一起餵，看你再餵黃米不。

孫：（說到了疼處，苦惱地）唉！

婆：倒不錯，省得三天兩頭的鋤草拉料。

孫：你還拿着當喜歌唱，我看這幾天舒坦飯把你餓二虎啦，你就和玉梅子一樣，人家怎麼喊，你們娘們就怎麼應承。

婆：玉梅子哪塊「二五眼」，家裏家外，什麼活沒做到，街坊四鄰誰不誇獎，要不好還能選上區模範！（後台水桶聲與倒水聲）

這不剛放下飯碗，還沒消化食就去挑水，不叫孩子幫你忙活，你能買起馬？

孫：不買馬倒省心，成立什麼也不怕。

婆：我看別人都入社了，咱們還是隨大流吧！

孫：唉！真難爲人，不參加吧，大夥準說我是個老落後；參加吧，到時候若是不能多分糧……

婆：（關心地）不好咱家玉梅和咱組長怎麼總說合作社好呢？

孫：光說好，你親眼見過？心裏也沒有個底，就跟人家亂哄哄。

婆：人家都參加了還能有錯？咱就隨和着得啦。

孫：隨和着！他們胡鬧咱也跟着胡鬧？

婆：咱不管，玉梅子打縣裏學習回來就跟咱組長操辦要成立合作社，慢慢還要學着開什麼拖拉機，這陣子大夥都參加了，咱要不參加你看她能讓你！

孫：光聽她鬧鬧咱就參加啦，管怎麼的咱們自己也得拿個準主意。

梅：（滿面紅光挑水上，一手提一桶倒在缸裏，將水桶放在門外，興奮地擦着汗）爹，家裏吃的水和飲牲口的水，我都挑够了。媽，今兒個天氣挺好，你把該洗的衣裳都找出來，抽空我去洗一洗。

婆：昨晚開了半宿會，下晌不睡點覺？

梅：我不睏。

（鐘打一點。）

婆：（看了看鐘）我到老趙家去借個驢，好拉點蕎麥吃。

孫：（想起馬，急向外走，聽婆說又回）別忘了，捎着拉點馬料。

婆：你就忘不了你那個張口獸！

梅：媽，你先借驢去吧，等會兒我洗完衣裳我就去幫你推。（婆欲

下，被梅叫住）媽，老王大叔，下晌就要到縣裏去開會，他叫咱們把入社的事快說定了，你沒聽我爹是怎麼個意思？

婆：咱不知道，你爹還沒拿定主意呢！（下。）

（孫自外上。）

孫：（焦急地）什麼時候啦，還不卸車！心亮這孩子愣頭愣腦的，還不定把牲口使成個什麼樣咧！

梅：爹，眼看都要成立合作社啦，誰還能拿牲口不當牲口使喚！

孫：說話唄！不是誰的牲口誰能心疼！

梅：後街趙五叔的大黑驢和王組長的鐵青驢不都比咱的大紅馬強，人家都看得開，一準要入社，你別再這樣老掛念着牲口了。頭晌開會，王大叔爲這個事還叫咱們趕快說定呢！他今個下晌就要到縣裏去開會，回來咱們合作社就要正式成立啦。

孫：（支吾地）着什麼急！

梅：到啥時候啦還不着急，爲咱這一戶還能叫大夥等着？

孫：這可不是個小事兒，（吞吐地）等一年看看，他們真好了，咱們再參加也不晚哪！

梅：爹，看你辦事有多不乾脆，我和老王大叔嘴唇都要磨破啦，啥都和你講過啦，可你老這樣三心二意的。

孫：這個事兒可不能馬虎，弄到好處好，弄不到好處，咱這點家底都得貼上。你還年輕，老爹爹總比你多活個幾十年，辦事不能不留根哪！

梅：大夥在一塊幹了三、四年，人手齊全，車馬又挺壯，心眼都合得來，有王大叔領導着，區上、縣裏還常來幫助，你還顧慮什麼？

孫：就說能辦到好處，可咱好不容易買了匹馬，還沒等得利，就能捨得給大夥去亂拉！再說咱那黑土地，哪一塊不比他們沙包子

強，怎捨得弄到他們一塊去，葫蘆攪茄子，弄不到好處散了夥，秋後喝西北風啊！

梅：當初動員你參加互助組的時候你也是這一套，不也沒吃虧嗎？再說，入合作社，也不是不管土地、牲口好壞，一律拉平補齊，而是經過大家評定合理做價入股，還能叫咱們吃虧嗎？爹，咱要不參加互助組能買起馬？這陣剛買上馬，連生產合作社都不願意參加啦，老拿老眼光來看新事兒！

孫：老眼光，保準比你那新眼光看事準成，咱們牲口挺壯，地土又好，爺們多下把力，多上點糞，老天爺再能下幾場好雨，不比入社還保本！

梅：老靠天吃飯，要老像前幾年，不是旱就是澇，當不了還得乾瞪眼。

孫：老天爺不下雨，誰還能給天搗個窟窿？

梅：雖說不能給天搗個窟窿，天旱可能叫地冒水。

孫：我這個老眼光辦不到，你那個新眼光想辦到也難。

梅：生產合作社就能辦到。

孫：別胡說八道啦。

梅：你不信，今兒個頭晌，王大叔和大夥核計好了，計劃在河東那片地裏打一眼井，再安上電滾，還要在西甸子那片地裏砌上壩，修上水溝，天旱天澇都不怕。

孫：河東那片地若打出水，那得多大力量？

梅：合作社就有這個力量，要人手有人手，要傢什有傢什；打它個五丈深，井口開它一丈寬，看它行不行，今兒個下晌老趙五叔他們就操辦東西，明後天就動手幹，不用半個月就能打出來！

孫：（感到了興趣）在哪兒打呀？

梅：計劃在咱那塊長壟地裏打，水往下淌還順流，王大叔叫你趕快說定，若不然就得打在趙五叔的地裏。

孫：怎麼！在咱們的地裏。（想了一會兒自語地）咱那個地要有眼井……玉梅子，你看能行？

梅：怎麼不行，社裏老趙五叔，王三叔都是老瓦匠底子，鑿個井砌個牆還不容易！山坡子地隔子上有的是好石頭，六輛大車幾天就拉够了；王大叔還說，咱打井不光是爲了能抗旱，來年還要在那塊兒開菜園子，靠山上那片地都栽上菓木樹呢！

孫：（心活，自語）要真能辦到可也不錯。

梅：（見狀，高興地）爹你樂意啦？

孫：不用和你媽再核計核計？

梅：我媽多啥也沒有主意，她保險不能有意見。

孫：嗯……

梅：我這就告訴王大叔去，說咱們一準入社。（梅高興地跑下。）

（稍停，孫追到門口喊：「玉梅子……」外邊傳來刁六聲：「你爹在家麼？」刁上，孫迎。）

孫：噢！老六啊！沒上集去溜躑？

刁：哪一集也沒漏過。咳！幹這行也沒大意思啦！倒把、偷稅政府查的緊，抓着就不輕！當拉子吧，費好大勁兒說成一份兒，也不過下一頓小館。

孫：現在不是那號年頭啦，古語說的好，千生意萬買賣不如務農爲本哪！

刁：是啊，我也是這麼想，所以昨兒個那一集我把那個牛換了一匹馬。

孫：哎呀！你也弄了一匹馬，弄到你手的馬準錯不了。

刁：那還用說麼，大哥，馬倒是真不錯。

孫：口兒怎麼樣？

刁：剛上邊牙，正是好時候！

孫：沒套上試試？

刁：咱搗登牲口還用試？打眼一睜就妥，小馬腿像板凳，四個蹄子像瓷盆似的，保險是轅上、套上、推碾拉磨，哪樣活也錯不了。

孫：是不是昨天拴在南場院棗樹上那匹大青馬？

刁：你看怎麼樣？

孫：嗯……是匹好馬呀！

刁：好是好，可就是（看見桌上的籠頭）單馬不成轡，沒有合適的牲口配搭着。

孫：你不是和劉寶順互助？

刁：去年我養活的老鰲犍子，湊合他那個小瘦牛還行，如今我換了馬，我還跟他互個啥呀！

孫：單馬也幹不了，管怎麼也得找個轡口。

刁：這兩天我琢磨着，可總沒個合適的，大哥，咱們兩家這兩匹馬要插上轡口可太好啦，要拉脚不拉四千斤也拉三千五，走南闖北，還有擋！就是掉在井裏也拉它三轉。

孫：（似有所思）這個……

刁：這不過是說閒話，你們互助組眼睜着要成立合作社了，咱哪能……（冷笑）嘿嘿……

孫：唉！就那麼回事吧！一家不知一家難。

刁：你們不是鬧閨的挺好嗎？

孫：互助倒不錯呀，大夥在一塊兒魚水相幫弄的倒挺好，可這不又

要成立合作社了嗎？

刁：合作社不也是自願嗎？

孫：自願是自願，人家都自願啦，咱還能不自願！

刁：大哥，我說這話你可別往心裏去，你那匹馬正是出息的時候，要歸了大堆亂拉一氣，可備不住使壞了。

孫：唉！你給我搗登的你知底，這十里八里還能挑出第二匹？頭兩天我花了十萬塊錢紮了付滿梳籠頭，又買了個馬刨子；餵的勤，料也足，飼弄的溜光水滑的；三天兩頭我還餵點黃米，你大嫂不讓，我睜她看不見就挖一小瓢……唉！

刁：唉！大哥你那馬這些日子出息的怎樣，在圈裏嗎？

孫：還能閒着，這不心亮子拉糞到這時候還沒卸車。

刁：噢！我看後山坡子那輛車像嘛，轆子裝的可真重，馬腰都壓彎啦，趕車的還坐在車上。你怎麼叫他使喚，他哪會使喚牲口。

孫：哎！都在一塊這些年啦，能不讓誰使喚，咱要不願意，開會意見又該提上啦。

刁：大哥，咱哥倆沒有不說的話，就說你家玉梅子和心亮子往後一結婚，你們都是正經親戚啦。可親是親，財是財呀！你那馬口兒嫩，又急韁，叫那個愣頭小伙子使喚，要出個一差二錯，可是一輩子病啊。

孫：這陣子可沒看出什麼毛病。

刁：我搗登一輩子牲口還不知道？牲口要出毛病不用兩下子，一下子就妥。現在要買那匹馬不得捏子數啊，巴掌數算下不來。咱莊稼人這點本錢都在牲口身上，有好牲口也得有好手使喚。

（轉換話頭）大哥，說實在的你那牲口要經咱哥倆一手使喚，還能出息。

孫：街坊鄰居在一塊互助好幾年啦，爲了那麼個牲口還能散夥？再說……

（婆上。）

婆：六兄弟啥時候來的？

刁：剛來不大會兒，大嫂忙啥呢？

婆：想和老趙家借個驢拉點蕎麥，不巧人家也要推磨。

刁：這可真巧！

孫：他們使喚咱的馬願多嚙就多嚙；咱使他的驢就推三阻四的。

婆：小小不然就那麼些事兒吧！咱多嚙也換不出他們一般大小來。

刁：這就碰上你們這些厚道人啦，要叫我呀，早就去他媽個「瓜搭搭」的啦！

婆：這會兒這些新道道咱也不懂。這陣子又吵吵要成立什麼合作社，姑娘就說好，爹就拿不定主意，爺倆成天爭講，叫我跟着上火。他六兄弟你是常跑外的，你說這回這些事，咱不得隨大流呀！

刁：生產合作社好啊！是高級的又是先進的，還能使用新式農具，將來像蘇聯一樣，成立集體農莊，用拖拉機種地，走向社會主義社會，大夥生活都改善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綾羅綢緞。可話又說回來，出頭的椽子先爛，什麼事都是一樣——頭難！你想想，三戶五戶的互助組心還不齊呢，別說合作社！再說今年是頭一年辦，又沒經驗過，那麼些戶兒弄到一塊兒，大夥的私心都沒有去掉，還不得弄亂套啊！

孫：反正咱們沒見實，心裏總是不摸底，要照玉梅子和老王當家的說，合作社比互助還在上，還核計要在東山坡子我那塊長壩地裏打電井呢！

刁：大哥，你種了一輩子莊稼怎麼倒聽起拉拉蛄叫喚啦？就憑你東山坡子那個地，下邊除了石頭還是石頭，他們能打出水來？別聽他們咋乎，他們這是人多閒的沒活幹。聽說今年是三龍治水雨水不能少，就說他們打了井能用上，可你是什麼地，他們是什麼地，多打個石兒八斗的，到你名下能分多少？淨給人家趕網啦！

婆：你大哥這個人，管多嚒有事也不知道找個人參謀參謀！

刁：這就在你們啦，政府現在不是提倡自願嗎，咱們先插上犍幹着，等咱們家底鋪厚了，不是願怎麼幹就怎麼幹嗎？

孫：照他們說倒挺有把握的，這些日子鬧鬧的還挺歡呢！

刁：買蒜你得先看看他們那些頭，別看這陣子吵吵的凶，耗子拉木锨，大頭在後頭呢！說實在的，大哥，咱們這樣戶能和他們比麼？他們過去都是兩個肩膀扛個嘴，吃百家飯的手，這嚒有了房子地，別說成立合作社，就成立集體農莊他們都不帶打「哽兒」的，咱弟兄這都是根本戶，能跟着他們「隨幫唱影」的瞎鬧鬧嗎？

（孫、婆都有所感。）

婆：你說人家都入啦，咱還能單挑嗎？

刁：我現在是：十幾畝地一條牛，老婆孩子熱炕頭，三天兩頭掙打着小酒壺，吃得飽喝的足。就說你們日子這幾年過的比我硬實點，可總是根本戶，不能去幹那些沒準的事兒，幹什麼咱憑着舒心飯不吃，跟他們今天開會，明天學習，不是批評就是檢討的。照我看你們趁早找個相當的犍口，要拉腳就拉腳，願幹什麼就幹什麼，不少掙錢還賺個自在。實在忙不過來就僱上幾個工，你們老兩口吃幾天舒坦飯得啦！

婆：六兄弟常在外闖蕩，看到的事比咱們聽的都多，（向孫）你看到底怎麼辦好？

孫：合作社若辦好了呢？

刁：這不是沒影兒的事兒。要弄不好賺個雞飛蛋打何苦來的呢！再說就是他們能辦好，到那時候咱再參加也不晚哪！這就叫雞叫有早晚，天亮一起亮，他們走到社會主義，還能把咱撂下不管嗎！

婆：六兄弟剖解的在理呀，再不咱今年先看一年，過年再說不好嗎？

孫：剛才跟玉梅子說死了，再要退出來，這不明擺着說咱思想落後麼？人家不笑話啊！

婆：若不等玉梅子回來再和她核計核計？（看看不語）你倒是拿個主意啊！

孫：在一塊互助了這些年，人家都入啦，咱……

刁：要想退，找個什麼理由還不行！

（亮匆匆上。）

亮：大爺，馬送來啦，料在哪？我給餵上吧！

孫：心亮！你不是外人，我那馬口兒嫩，你使喚我沒有什麼說的，可你也該愛惜着點，人來回坐着，車能抗住，牲口老不離套能抗住嗎？是不是又把我的棗紅馬套在轅上啦？

亮：這個馬真好使喚。

孫：好使喚就一回一回的硬套我的馬架轅哪！轅子沒輕沒重的！

（急下。）

婆：亮子，坐下歇會兒吧！看你累的這頭汗。（拿手巾給亮。）

刁：就打不是自個兒的牲口不心疼唄，也不好老使人家牲口架轅

哪！

亮：你沒有不知道的事兒，牲口架轅怕什麼？有牲口不使喚還攔家供着！

刁：你跟我要什麼腔？就你這把手還能使出好牲口！

亮：誰能比得上你，你是幹什麼的！

刁：你這說些什麼？

婆：拉倒吧！你倆這怎麼的啦？心亮，你少說一句。你大爺不會怪你。

刁：我這不是爲你好嗎？

亮：你都是熊你爹的手，還爲我好呢！

刁：你說的這是人話麼，你在家跟你老的都是這麼樣！

亮：遇上你這樣人就得這樣！

婆：一人省一句，拉倒吧！

（孫氣沖沖上。）

孫：心亮，你怎麼使喚的牲口？你看把馬腰〔搶〕的那樣！

亮：大爺，怪我沒當心。

孫：你去看看，皮都磨破啦！

刁：這是磨在腰上，若磨在頭上，還不得起腦門瘋啊！

亮：活像個曹操，你跟着挑間起火，還能賺個小棉襖穿？

孫：行啦，反正不是自個兒的牲口，不心疼！

亮：大爺，我一時沒留神出了一點錯，你別上火，咱在一塊幹了好幾年，你家的牲口，我家的牲口不都是一樣麼，今後我注意就是了。

孫：下晌我拉糞！

亮：我家的豬圈糞正拉一半……

孫：我的一點還沒有拉呢！

亮：行啊，你拉就你拉吧！

（白了刁一眼下。婆不安地送到門口）

婆：亮子，你大爺才買了匹馬，不知怎麼喜歡好啦，說你兩句，別放在心上，抽空再來坐吧！

（亮下。）

刁：大哥，怎麼樣？我沒說屈他們吧！合作社還沒正式成立就這個樣子，往後有個熱鬧看。

孫：唉！我早就有這個主意，可就抹不開說出來。

刁：光說臉面值千金，馬可是咱的命根子，再說這也不算丟什麼臉面哪！

婆：再不，我去找玉梅回來核計核計再說吧！（欲下。）

刁：（看孫不語，故意刺孫）大哥這麼大歲數，連點事都做不了主？我這可是閒串門，你別尋思我沒轎口來拉攏你們哪！天不早啦，我走啦。

孫：（着急）老六，你再坐會兒咱們倆好好核計核計。

刁：我下晌還得送糞哪。

孫：（決心地）老六，你看咱兩家互助怎麼樣？

刁：咱可是明白人不辦糊塗事，這叫別人看着是不是像我拉攏你！

孫：咱這不也是自願兩利嗎？

刁：你實在要跟我互助，我再推辭也不够面，可我那匹大青馬也不次其你那匹馬呀！咱這可是兩好一好！

婆：你看六兄弟說的，你大哥和誰辦事還不實惠。

刁：這我知道，可是合作社那頭可別說我怎的呀！

孫：咱就這麼的吧！

刁：好，下晌我就給你拉糞。

孫：好那樣麼？

刁：咱們倆是貨郎簪包——沒挑！我走啦。

婆：聞着來坐，他六叔。（刁邊應邊下，轉向孫）我說，你也不跟玉梅子核計核計，看她回來不讓你咋辦？

孫：不讓能怎麼的？

婆：管怎麼說也不好剛答應了姑娘入社，就又和刁六插上犄。

孫：她自個兒就當了家啦？

婆：誰希得管你，玉梅子那個脾氣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看她回來能讓你的。

孫：別叨咕啦，組長那頭你去說說。

婆：那怎麼說？

孫：你就說心亮把牲口踢蹬了，咱退組不幹唄。

婆：你個大老頭子，連那麼句話都不能說，偏叫我去，我不去。

孫：你看你，還能幹什麼？我對組長……那怎麼說。

婆：你沒法說我就抹得開說啦？

孫：你他媽跟着腕叨咕够啦，不去說拉倒。來找開會，就給他個不去，「蒸不登」的就那麼的啦！

（梅聲：老趙五叔，這回趕快準備打井吧！）

婆：玉梅子回來啦……

梅：（高興地上）爹，我把你答應入社的事告訴了王大叔和大夥啦，他們都樂的了不得，說你種大田有經驗，還要選你當大田副組長呢！（孫不語，向婆）媽，大夥都誇獎你開通，不扯我爹腿，說你是挺進步。今年婦女都下了保證，一定不落在男的後邊，還核計好了，說你仔細有耐心，今年叫你專門看小孩！

婆：咱可不能看，唧唧哇哇的。

梅：咋不能看，一天還給七分呢。（轉向孫）爹，王大叔等會兒就要上縣裏開會去，他告訴這一半天就動手打井。

孫：（只是抽煙）嗯！

梅：（怔）爹！你這是怎麼的啦？

孫：（半晌）問你媽去！

梅：媽，我爹怎麼啦？頭會兒還說的好好的，是不是你跟我爹說什麼了？

婆：你不痛痛快快地对姑娘說，往我身上推什麼？

梅：爹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

孫：（把煙袋一揷堅決地）實對你說了吧，咱不入社啦！

梅：（驚訝地）爹，怎麼！你變卦啦？

孫：這回我拿準了主意了。

梅：（氣極地）爹……你……

婆：你爹不參加就拉倒吧！媽知道你，年輕人心盛，愛入大堆，熱熱鬧鬧的，可你哪知道過日子的事，咱還能跟人家瞎哄哄？

梅：就你們知道過日子的事，人家那些入社的都是傻子？連老王大叔也不是正經過日子人！

婆：傻孩子，人家操辦這個事，還能不說好？

孫：不說幾句好聽的誰能幹。

梅：你信這好聽的話，上過幾回當啦？（孫不語）號召種棉花，你不種，吃了虧啦，唉聲嘆氣的後悔！

孫：老翻那些老黃曆頂什麼用？這些日子你們把我鬧閨的悶乎乎的，不叫刁六點駁我，還說不定……

梅：刁六！怪不得你變卦了，刁六這個牲口拉子，我頭會兒碰見他上